

语露也能让花开

——读彭元正新书《语露花开》

流 冰

2022年4月，省城的媒体朋友给我转来一篇文章，标题叫作《大别山下这个“集”》，是写叶集的，乡情浓烈似酒。作者文笔娴熟，深厚的人文底蕴，流畅的行文风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即配图编发，见报后，反响很好，不多久，全国不少报刊媒体作了宣传或报道。

这个作者就是彭元正老师。之后我又编发了他的《史河岸边这个“洲”》，是写他的出生地叶集老家彭洲村的，其乡情似乎更加浓烈。他笔下的“大别山下”和“史河岸边”，一个“集”，一个“洲”，似一对亲姊妹，又似一株兰草，葱葱绿绿的，暗香浮动，他把对老家的乡愁、乡史和乡情，写得浓郁而自然、凝重而热烈、厚重而鲜活，受到来自全国各地众多文友的一致点赞和好评。作家赵克明是这样点赞的：“一篇家乡史，满纸桑梓情。”六安文化名人史红雨是这样评价的：“两篇文章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建议收入叶集和镇区办事处的《地方志》，以流传后世。”

一来二去，作为编者与作者，我们就建立了联系，常在微信上交流。

彭老师是叶集人，从他的文章中得知，他十六七岁就离开了家乡叶集彭洲村，当了一名战士，尔后上大学、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在社长、总编、会长的工作路上前行。

彭老师本科学新闻，研究生学工商管理，的文化层次和结构，使他既能做好一个企业的领导干部，成为一名我国石油行业知晓的优秀企业领导干部，又能充分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坚持孜孜不倦地提笔写作、成为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级报告文学作家。知

道了这些，我满心敬佩。

今年七月，我身体有恙，手术前收到彭老师从北京快递来的新书《语露花开》。术后卧床的日子，这本书就一直陪伴在我左右。

彭老师一直在我国石油行业从事新闻、计划、企管等工作，《语露花开》这部书是他担任《中国石油企业》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和领导这个单位期间17年间坚持为每期杂志所写的174篇“卷首语”的汇集。

翻阅扉页，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朱维群的序，其中有这样的评价：“《语露花开》一书所涉题材跨度大、涉及面广，从各个不同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潮中发生的变化，并表达了作者对社会变迁中各种正面、负面现象的观察与思考；这本书文风舒展，文字精炼，文笔流畅、开放，没有八股味和装腔作势，有什么就说什么，这在当下政论性文章写作中是很难可贵的。”

原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陈耕在为此书作序时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看着元正这部厚厚的书稿，在我看来可用12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五味杂陈、纵横捭阖、歪理正说”——

说“五味杂陈”，是说包含的话题很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可以说无所不谈，就连国外的一些只要是作者感到“有话要说”的人和事，也会信手拈来、谈论一番。如果作者没有一定的知识面，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没有一定的对事物是非的判断力，那是写不出这么多“五味杂陈”的好

文章的。

说“纵横捭阖”，也不为过。那是因为书中内容，有的谈天说地，乃至宇宙；有的评古论今，穿越千年；有的描写山水，纵情自然；有的记人叙事，沁人心脾。而这部书的文体则或为精致的记叙，或为宽宏的议论，更多是畅想随思的散文，也多有语言犀利的杂文。读着这部集子，你会从中感到作者思维的开阔，想象力的丰富，也会感到作者不拘于话题的切入方式，都纵横发挥，皆成妙文。

说“歪理正说”，也不难理解。因为作者在选题时往往能够抓住当前社会上所表现出来的个别“歪理”和“瑕疵”，力用正确的理念去“驳斥”、去“说理”；且几乎每一篇“卷首语”，作者都会把负面的“歪理”问题引出来后，再用正面的说理去诠释。其这个诠释、说理的过程，读后掩卷沉思，都会给读者一种“是这个理”的回味。或给人以启迪，或给人以激情，或给人以动力。

我是读过《语露花开》正文二分之一后，再调转头拜读两篇序言的，两序对《语露花开》艺术的评价，也是我深刻的感受。彭老师之所以能成功驾驭这样的文体样式，追根寻源，我想与他健康的知识修养是分不开的。中国的汉字八万多个，想把它们组成一篇好文章，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即使现在网络时代，什么都可以在网上查找到，但仅凭这一手段而没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底蕴做支撑，那也是望纸兴叹的！“什么书都读，读杂一点、读深一点”，记得彭老师以前常与我说的一句话。他还说过，一个写

走在花香里

乔金敏

从办公大楼到单位食堂就餐，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直线式的，一下电梯与同事们说说笑笑三、四分钟就走到餐厅；一条是从大楼的另一端消防通道步行下楼，经过开满栀子花的小径，大概需要六、七分钟，但这是我唯一选择的路径。

我喜欢走在——被一大片一大片栀子花包围着、铺满鹅卵石、扭着S型杨柳腰的小径。走在如此曼妙的小径上，我的脚步会放得很轻，很慢，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寻觅，但最怕的是惊扰了梦中的栀子们……那些含苞待放的、少女怀春般的栀子花，在六月的淡抹浓妆里羞羞答答，芬芳欲滴。有时我会停下来，嗅嗅这朵，闻闻那朵；有时实在忍不住了——那挂满露珠，白得耀眼，盛开着晨风中的栀子花，我会折下三两朵，口中念念有词：与其枯萎在枝头，不如香芬在我的案头。

我就这样每天来来回回走在栀子花的花香里。时间久了，不知我者，觉得奇怪，窃窃私语：她干嘛绕道走啊？知我者，竟偷拍了照片：那个长发垂肩，着一袭白裙，蹲在栀子花旁边的，是我吗？或者是另一个我在冒充一朵硕大的栀子花？

我仿佛听到栀子花娇嗔而又微微一笑说：得了吧，你想东施效颦啊？你有我洁白吗，你有我芳香吗，你有我纯朴吗——

我羞愧得无言以对，只好赋诗一首：洁白芬芳淡淡妆，三枝两朵一室香；朴素装着人人爱，不似浓妆惹蝶狂。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头。”或许这就是栀子花的独到之处和独特魅力吧——

扛着六瓣头，以白打天下，山岗、泽边、乡村、城市，甚至女人的头上，男人的衣袖……无处没有栀子花的身影。对于女人头戴栀子花你尚能理解，而对于男人，或许你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一个大男人，怎么也喜欢上栀子花？然而，这确是我亲眼所见。那天我去路边的摊点切卤菜，只见卖卤菜的师傅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朵刚折下的栀子花，师傅看我紧盯着他的上衣口袋，低头瞥了一眼栀子花，然后抬起头不好意思地对我笑了笑，而我却为他在生活中能有这样一颗芬芳的心，而感动得多切了些他的卤菜。我想，这世上有哪一种花能配得上如此待遇啊，被一个大男人佩戴在左心房？

是因为六瓣头么，栀子花的香，要比别的花香得浓郁、热烈、醉人，我母亲说是“碰鼻子香”。不仅沁入你的心脾，还渗透你的骨头，让你裹着一身香气，柔媚千转地行走在忙忙碌碌的生活里，烟火，而又不失诗意。

栀子花长得粗粗大大，多像我乡下二表嫂的大大咧咧啊！她慈眉善目，和颜悦色，所到之处皆一片笑声朗朗，非常暖人暖场。抑或是我的二表嫂更像栀子花吧，随遇而安，任劳任怨，热情大方，真诚待人，只要别人对她有少许和善，她便报之以心的感激，花的香醇——我仿佛庄周梦蝶似的，不知道是在夸二表嫂的美德，还是在写栀子花的花语。

每逢夏季来临，只要栀子花开着，我就绝不会放过那条开满栀子花的小径。我多么希望那条小径比人生的路还要漫长啊，供我一生在那里流连、徜徉、把玩……静观那些小虫怎样从它们美丽的白屋子里里进进出出；细嗅那近远处微露的香源怎样被熏风吹散到四面八方，而默默捧读那一棵棵草木之心的纯净、博大与仁爱。

且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也不管岁月如何流逝，在全世呆了这么久，我的确需要栀子花那缕的香气，沐浴我，浸润我，修炼我，让我灵魂生香神通透，从从容自信地行走在辽阔的大地。



散文

2020年9月19日下午，我接了一个战友聚会的团队，行程是红军广场博物馆梅山水库之后奔赴天堂寨，第二天游览天堂寨主景区，完了下团。

说是战友聚会的团队，旅游大巴车上实到十一人，称战友小分队聚会可能更准确些。战友们分别来自六安、无锡、上海、杭州、萧山，战友们相聚少不了酒，更何况四十年阔别，这就导致他们一行到金寨红军广场晚了，就小平亲笔题字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限时开放进不去了，“世界最高的连拱坝梅山水库也无暇参观，时间不允许，到天堂寨是夜，成了挺进大别山，夜奔天堂寨，是夜，二十点二十分大巴车方到天堂寨“锦江都城大酒店”，用上海话讲，都亚里下啦。

翌日清晨，天下起了小雨，好在早餐之后雨停了。我们乘坐大巴车到天堂寨景区大

门口下车购票，入景区坐“景交”到虎形地

下车，虎形地，传说中的一只庞大老虎看到一匹崇山峻岭般的天马在大别山饮水被吓破了胆瘫在地上从此就有了一个地名：虎形地。我们走过虎形地于索道售票处购票，然后乘坐缆车上山，下缆车后攀登五十米山道直达山顶。

当我踏上标有1605米高度的山顶岩石，举目一望，双眼被吸住了，云海，横无际涯的云海，雪白的云朵汇聚在一起比群山还大，天边的小云朵散淡一方就象淘气的孩子，前方目光所及的云海露出部分高大的

山岭呈黛青色宛若水墨画显出一种青丽。庞大的云海不呈波涛云满亦无云雾翻腾，而是一动不动静若处子，所有的云都柔弱胜水消

滑万般没有丝屑能比。大象戏水前的峡谷消失了，全是云海；江淮分水岭旁边的峡谷消失了，全是云海；皖鄂交界处鄂方一侧的千仞绝壁万丈深渊消失了，全是云海；湖北天堂寨消失了，全是云海。云海柔柔弱弱铺向远方，极尽之处与天相接。我的目光带着我在云海上升自由行走。真静啊，云海！山风不能起，飞鸟不敢动，天堂寨云海展现出一种安祥。

藏在《红楼梦》里的紫茉莉

刘学松

《红楼梦》第四十四回，曾写到紫茉莉，还通过宝玉之口，对它的制作使用方法及功效，特意做了交代：“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

这紫茉莉粉，就是采自紫茉莉花。

在我们乡下，紫茉莉原是极常见的花卉，很多地方叫它作地雷花，因它成熟的黑色种子，形似地雷。我们从小到大家都叫它作洗澡花，因为它正是在我们小孩子夏天傍晚洗澡的时候开花。

它花形似喇叭，花开的颜色，以浓紫色最为常见，且紫色花种，生存

繁殖能力也最强。除了紫色，它还有明黄色、水红色、大红色、粉色、白色等数种，其实都是紫色花的变种。

据说还有一种叫作“楼上楼”品种的重瓣紫茉莉，我没有见过。

紫茉莉并不产于我国，它原产于热带的美洲，大约在明熹宗时传入。相传崇祯皇帝，不喜欢女子以铅粉涂面，宫中唯有皇后与田贵妃不施铅华，却面色如玉，因而最得宠爱。原来，她们用的是紫茉莉粉。后宫嫔妃宫女们得知这一秘密后，便纷纷仿效。

紫茉莉种子自播能力非常强，它强壮发达的地下根茎，年年春天还可

手通过读书经常并能大概记住，到了写文章立观点、找论据、拼结构、引经典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就会随手而至，即便忘记了出处也能知道从哪个故纸堆里翻出来为我所用。至于尽力写深一点、写活一点，那就靠个人读书的“质量”了。正因为彭老师注重平时多读书和还特别讲究读书的质量，所以也就有了他的这部“自可申不刊之格言，弘至公之正说”的难得的一本好书了。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彭老师的读书嗜好促进了他创作上的丰收。

据我了解，到目前为止，彭老师共出版了六部著作。《两岸相思梦》，把一个台湾老兵回归的梦想，写得感人落泪；《现场短新闻写作》，把如何写好短新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论述得比较深刻；《海湾国际大灭火》，把发生在上个世纪末海湾战争的“油井灭火”，写得活灵活现；《石油与国家》，把石油、天然气作为国家战略物资、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清洁能源，论述得头头是道；《荒原的太阳》，把作者发表在中央报刊媒体的各类文章，集合起来而又富有内在逻辑。相信这本集174篇“卷首语”之大成的《语露花开》，也一定会让广大读者受益匪浅。

最后，我还不得不说，作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竟然能够坚持17年孜孜不倦地一月月、一年年地为一本杂志撰写“卷首语”，作风真可贵，精神太可嘉，也令我十分感动。目前在全国报刊出版物中，还真难找到像他这样的老总或主编！

《语露花开》书好——彭老师出于对生活“真善美”主基调的文化礼赞和文学渲染，意在把我们身边时时事事处处所表现出来的林林总总之“美好”，比作是沾露溢香的花朵；《荒原的太阳》，把作者发表在中央报刊媒体的各类文章，集合起来而又富有内在逻辑。相信这本集174篇“卷首语”之大成的《语露花开》，也一定会让广大读者受益匪浅。

《语露花开》，语露正花开，看来彭老师的语言之露，也能让读者的心里开出一片春天的花海。



散文



诗与画

摄影/徐淑荣
配诗/张勇

迎风飘扬的鲜红
以血与火铸就的初心
描绘岁月的憧憬
冲锋陷阵 所向披靡
穿越血雨腥风
迎来新的黎明
大灾大难面前
鲜红的信仰与忠诚
守护着祖国和人民

当兵的梦

周建富

自小，我就有军人梦，向往着军人那身神圣的橄榄绿，以及军营锻炼人的生活。每见村中参军的人退伍回来，总会多看上几眼，以及围着他们转，听着讲军营的故事。

听说纪律严明的军营生活，就连一张被子都会折叠得如豆腐块一块，整整齐齐，有棱有角，宿舍里也见不得一点脏乱。有的新兵为了折好一张被子，可以连续几天都练习着，一丝不苟，不能马虎。一声哨响，便迅速地整理好内勤，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地往操场集合，紧张而有序，谁也不会掉队。部队上训练，就算是地上是水坑洼、污泥，一声令下，大家齐刷刷地便往下趴，任那泥水浸透军衣，也必须保持一动不动的。听着，我很是钦佩。

不仅如此，退伍回乡的军人也保持军营的生活习惯，一点也不松懈，早起早睡，经常锻炼身体，勤快地挑着担子往地里浇水浇菜，时不时地帮着村中的老人，干一些事情。似乎，他们参军前、参军后已是变为不同的两个人。我也曾到他们的家中玩，见到居室打扫得十分干净、整齐，墙上也挂着参军时的合照，以及获得的荣誉，闪耀着耀眼的光泽。床上的那条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的，如豆腐块一样有棱有角，看着就犹如艺术品，令人叹为观止。我常是围着被子左看右看，就是挑不出毛病，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无比的佩服与痴迷，要是自己能叠出这样的被子，那该多好啊！

参加过军的人就连回到村子，也受到村人的肯定与赞赏，连声夸好。穿着军服的神圣，以及锻炼人的军营生活，对能够保卫国家的向往，就这样成了我一直的追求、向往。

22岁那年，我也想参军。报了名参加了体检，遗憾的是落选了。因为我的身高、视力等原因，被刷下了。从没想到，参军也需经过重重选拔，过五关斩六将之后，才能成为一名军人的。也不是凭着一腔热情，便可达到的。望着那一身橄榄绿，我伤心、痛苦、沮丧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部队的生活，似乎就这样与我无缘。直至现在，我认为自己没有参加过军，这是生命之中的缺憾。后来我也听人家说，参加过军的人与没参加过军的人，其实就是不同的两种人，参加过军的，经历了部队的磨炼，便像脱胎换骨了一样的，到处闪耀着光辉。没参加过军的人，做事行为形象，永远也不会达到军人的那种高度。

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也穿着迷彩服，像军人一样的短期锻炼，进行了几天军营生活。一大早，在教练的带领下，随着有节奏的口哨声，齐刷刷地进行晨跑，纵队排列有序，动作轻缓整齐，也引了不少路人的侧目，每个人的脸上都露着骄傲自豪的表情。似乎穿上了“军装”之后，人的感觉便像变成一个模样了。这不，在烈日之下站军姿，身站得笔直，胸昂得很高，眼也炯炯有神的，就在那儿笔挺地站着，看着就有一种别样的精气神。那汗水“吧嗒、吧嗒”地流着淌着，没有口哨声谁也不敢动一动。几天训练下来，人照着镜子看着，黑瘦了许多，却也精神了许多，收获甚多，记忆犹新。

都说部队锻炼人，就是这样的。每当我遇到困难、走不下去之时，便会想到军训的刻苦，便会想到部队的生活，就这样咬着牙一步步地走下去。毕竟，吃不了苦、挺不下去的人，对自己不严格要求的，哪对得起那身“军装”，哪谈得上有个军人梦哩！毕竟，军人没有哪一个人是临阵退怯的，铁骨铮铮都是打不垮不倒的。军魂，就这样一直严格地指引着我的人生前进道路，时不时地鞭策着。

身边有一些参加过军的退伍军人，接触过了，我很是敬佩他们，对他们充满着羡慕，也经常以他们的铁的纪律严以律己。每当听他们讲部队的生活，以及亲如兄弟的战友情，我更为羡慕向往了。经常说同学情，是多么多么的深厚。但是这与战友情来比，便是“天壤之别”的。听他们说，战友就是那种比兄弟还亲的，都是有过生命交情的。那难怪他们时不时便会有战友的聚会，聚会就像是家人聚在一起，亲密和谐，互帮互助，无论在哪儿，都犹如在部队一样，打成一条绳，展现着军人的作风。

人生没有重走之路，所以我的这个参军梦，也只能一直珍藏着，以“军人”的梦想激励鞭策自己，以饱满的精神最好的姿态，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从而更加激发了爱党爱国、爱军爱家之情。

又至八一建军节，想着我的军人梦，心中感慨甚多。如果人生能够重走一回，我仍会选择报名参军去，努力圆了自己的军人梦。



散文

对面的光

杨 旸

触景生情总是常有之事，如果经常看到同一个景，更是要把生情变成了一种提醒。

走出单位的大门，隔着条马路，斜对过便是一座烈士陵园。仅仅有十来步的距离，甚至透过单位办公楼二层走廊的窗口，也能把这里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座很小很小的烈士陵园，小到整座陵园只有一座坟墓。小到如果从这里路过，若不是细心观察，都很难发现这里竟藏着一座烈士陵园。但这两三丈见方的土地却足够容下了两个人的安眠。周边的建筑也用包围的形式将这里隐藏，似乎是不想打扰这里的静谧。

走进陵园，仅有一座坟墓埋葬着一对革命伉俪——柯天来、胡传发。汉白玉的雕像留下了英雄当年风华正茂的样子，而这里的土地掩埋了英雄当年不屈的肉身。正对大门的石壁上刻着英雄光荣的革命事迹，在为了完成伟大理想和反动派的斗争中，两位英雄献上了年轻的生命。晴日里，挺立的翠柏留下了一片阴凉，刚好落在坟的中央，阴雨天，参天大树也在这里遮挡了风雨。整座陵园应该再没有什么可以描写，如果有，那就是石壁上刻着的两行大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偏僻的小镇很难招徕大量的游客，而为数不多的本地人为了生计，也大多去往了外乡，所以平日很少看到有人走进这座陵园，瞻仰英雄。但你若真的怀着崇敬走进这陵园，你定会发现，这里时常会静放着鲜花。虽然不知道是谁送来了这花，但孤独摆放着的菊花似乎在告诉我们，这里不曾被人忘记。每每到清明时节，会有当地的学校以及各个单位组织人员来到这儿，瞻仰先烈。鲜红的党旗和红旗巾在汉白玉雕像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亮，先烈的理想信念在传承中愈加鲜活。

有时候会感到这座陵园很小，因为从空间上来说，它确实很小，站在门口，里面的景物都一览无余。但有时候又会感到它很大。因为它装得下那无比崇高的理想信念。像是一束光，在每个人心里不断被放大，大到照亮了每个人前行的路。

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入职的第一个派出所对面的景，如今我早已调离那个派出所，而当年的派出所去年也迁去了新址，让这原本就不太热闹的地段变得冷冷清清，留下了空荡荡的院子和空寂的烈士陵园相对着。如今我偶尔再去这个曾经工作过的乡镇，我们总会再去那附近转一转，看一看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再去瞻仰一下英雄，表达内心的敬意。

无声的景物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发生变化，但多次的修缮正是提醒我们内心不能忘记那曾经伟大的牺牲，饮水思源是诚实的根本，如今先辈的事迹依然被深深镌刻，镌刻在石壁上、镌刻在丰碑上，镌刻在每个人的心里。



副刊

本版责任编辑：流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再度萌发。

它喜欢温暖湿润略带荫蔽的生长环境，但也耐瘠薄耐干旱无病虫害，完全不需要你打理照料。

它的花期，从五六月份开始，可以一直开到下霜前。

有一年夏天去外地，日暮时分，住进一家庭院式的小旅馆，打开木门，一眼便看到，小院子里的角落处，种满了一丛又一丛各色紫茉莉，那花正开得好。

平生第一次，一下子感受到“宾至如归”四个字，是如此的应景应情应心，原来在内心深处，我早已把紫茉莉和家乡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是啊，有紫茉莉生长的地方，便是家的方向；开满紫茉莉花的小小院落，那是我们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



散文

世上什么景物能展现出安祥呢？惟有眼前一动不动的天堂寨云海。

下山之后，我们来到停车场，听到路人交谈，今天看到云海了？我经过几次天堂寨，今天第一次看到云海，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战友团队的老班长问我，你以前可看过天堂寨云海？我讲我来过天堂寨好多次了，之前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天堂寨云海。今天沾老班长你们战友的光，大饱眼福，看到了天堂寨云海。老班长及其战友们异口同声地讲，我们沾你们的光，看到了天堂寨云海，说完一 齐 哈 哈 大 笑。

我大声道，天堂寨云海不是想看就能看到，天堂寨云海可遇不可求。



散文